

大風車



地上觀空戰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地上觀空戰

呂恩誼 姜平等插圖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1957

目 次

彭司令員在機場上	胡本賢 5
地上觀空戰	孫長喜 8
活捉美國飛賊	王會春 11
“老病號”的“勝利”	劉華飛 14
一定飛回去	鄭友奎 16
金媽媽	郭德海 19
押送途中的美國飛行員	劉奉生 25
為了明天空戰的勝利	薛敬堂 丁友明 29
四分鐘的戰績	陶伯英 32
當返航的時候	焦景文 35
夜搜玉女峯	劉義明 39
海上架線手	胡貴生 43
海上跳傘之後	李春吉 48
一個朝鮮家庭的團圓	池晶英 55



彭司令員在機場上

空軍機械員 胡本賛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正在機翼下興奮地談論着這天空戰的勝利，隨時準備再次起飛的時候，一輛吉普車開到機場指揮室的門口，從車上走出了我們部隊的政治委員，還有一些穿軍服的人。

他們慢慢地向我們走來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體魁梧的穿着普通軍服的人。看來那人很面熟，但是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的同志帶着懷疑的口吻問：

“那不是彭司令員嗎？”

“別瞎扯！”另一個同志打斷了他的話，並且解釋着說：“彭司令員工作多忙，哪有時間到機場來呢！”

可是那位首長越來越近了，現在已經可以分明地認出來。

“彭司令員！”“彭司令員！”我們低聲地但却十分興奮地耳語着，一邊慌忙地整理着自己的服裝。

帶隊的同志喊出“立正”的口令後，跑步向前做了報告。

彭司令員注意地听完了他的報告詞。

司令員走向我們，和前排的人挨個握手。當司令員向我伸出那溫暖的大手時，我連忙雙手握住，同時緊緊地注視着他那和藹、慈祥的眼睛，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他看到我們興奮而又緊張的神情時，臉上露出了笑容。

握罷手，司令員向我們掃視着，然後轉頭對我們政委笑着說：

“都是些年青人。”接着向靠近他站着的機械員吳井進同志問道：

“你是機械員？喜歡自己的工作嗎？”

吳井進同志答道：

“報告司令員同志，我很喜歡，非常喜歡。我們大家都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听完他的話，司令員滿意地笑了笑，我們也隨着笑了。

隨着，司令員把他穿的工作服的樣式、大小、厚薄都看了一遍，並且問他：

“冷吧？穿着合適嗎？”

“不冷，很合適，司令員同志。”

司令員看了看立得很端正的戰士們，又再次示意我們稍息。他向右走了几步，飛行員們立正了。

“空中是很冷的。”司令員這樣說。

“不冷，司令員同志。溫度還不到零下四十五度。”飛行



呂恩誼插圖

員們把胸膛挺得高高的回答着。

飛行員的話還沒說完，司令員已經把他衣服上的一个扣子解开了。飛行員明白了司令員要看他的內衣，便赶快解开了飛行服上其余的几个扣子，露出来灰色的棉背心和白色的襯衣。

司令員一件一件看过后，指示說：

“你們穿这些衣服冷啊！还应加厚。在这里应当做寬一些，可以多穿些內衣。”

司令員慢慢地坐进了飞机的座仓。飛行員李文清站在梯子上向司令員介紹飞机的操縱和仪表，以及各項安全設備。

司令員从飞机上下来时，向部队政委說：

“好飞机。”然后又轉向飛行員：

“你們的生活怎样？需要很好地調剂伙食。”

“伙食很好，司令員同志。每頓飯都可以吃到三个菜一个湯，还有祖国人民給的苹果。”

司令員看了看飛行員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臉色，滿意地點了点头。

临走时，司令員指示我們，要加紧提高战术、技术。他說：“如果我們的空軍能够象我們的陸軍一样控制住敌人的活动，那我們就可以更快地战胜敌人。”

从这几句簡單的話里，我們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責任是多么重大，多么光荣；我們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着。

落日的霞輝，映照着司令員和部队政委坐着的小吉普車向远处驶去。現在他們虽然已經被机場外的山崗遮住了，但人們还久久地看着那个方向。

地上觀空戰

副班長 孫長喜

1951年的1月間，我們在白云洞做战前准备工作。突然警报响了，我們就和朝鮮老乡一道去防空。剛进防空洞，

就听见敌机的怪叫声和炸弹声响成了一片。

象往常敌机轰炸时一样，小李又是气的乱叫乱骂：“强盗！朝鲜连一间好房子都沒有了，你还要炸！”他忽然異想天开地对我說道：“副班長，咱们的飞机怎么样了？能不能惩罚这些狗强盗？”

“能，当然能！”我好象滿有把握似地说。

正說話間，忽听朝鲜老乡在防空洞外边扯着嗓子直叫：“中国飞机！中国飞机！”我們一听这话，就呼呼地从防空洞里跑出来。一个个都仰着个脖子，用手遮住日光，一个勁地朝上看，嘴里还說着：“在哪儿？在哪儿？”

“那不是！在三股白烟的頂头上！”

“可不是，正是咱们的銀燕！”

“喂！你看，咱们的銀燕多灵巧！翅膀向后背着，飞的又快又高！”

在海藍色的天空中，果然有三架銀白色的小燕子，拖着三条白色的長尾巴，在十几架敌机中間冲击着。大家又很高兴，又很耽心，三只銀燕和十几支“黑烏鵲”战斗，誰敢保證我們的銀燕一定能取得胜利！

大家都替小燕子捏着一把汗。

看样子，敌机开始还没有注意到我們的小燕子，仍然瘋狂地轰炸着地面上的目标，可是等它发覺的时候，小燕子已經闪电似地冲到它的队列里。敌机的队形被冲乱了，东西

南北到处乱飞。过一会儿，它也許发现我們的飞机只有三架，又回过头来团团包围住了我們的小燕子。象沉雷似的机关炮声从空中傳过来了。

三只小燕子，在敌人的飞机羣里冲出冲进，一会儿和敌机平行，一会儿又穿入高空，从地面看去，就好象三只銀白色的飞梭，在藍色的天空中飞舞。

“沉住气，亲爱的小燕子！”我默默地念道着。

突然，一只小燕子正向五个头的敌人轟炸机冲过去，而另一架敌机却悄悄地尾随在她的后边。不好，敌机就要开炮了，我們在地面上急得直冒火，恨不得插上兩支翅膀，飞到空中去助战。是誰在一个勁地喊着：

“注意！小燕子注意！注意！”

小燕子象真的听到这话一样，但見她灵巧地把翅膀一偏，就从机头上射出一股密集的火球，一架敌机馬上給她閃开一条道路，她就趁机象箭似地穿入高空。

“好险哪！”大家長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又繼續观看这激烈的空中战斗。

就在一眨眼的工夫，第二只小燕子又朝着那五个头的轟炸机冲过来了，距离很近了，小燕子的头部才噴出一道長長的火箭，那架龐大的敌机立即冒出一大团紅色的火焰，接着又拖着一条黑色的長尾巴栽下来了。

“好！好啊！打的好啊！”

大家都鼓起掌来，欢呼着，跳跃着。在媽媽懷里的朝鮮小孩，也一邊拍着小手，一邊咯咯地笑着。

敵機的隊形更加混亂了，這一架那一架地拚命向南方逃窜。我們那三只勇敢的小燕子仍然追擊着潰敵，三道白烟拖在她們的後尾，是那樣神氣，那樣美麗。

活捉美國飛賊

汽車司機員 王會春

一羣敵機被我們高射炮打得四處亂窜，其中一架，突然起火，尾巴上拖着一溜黑煙栽下來。忽然，飛機上鑽出個小白傘，飄飄蕩蕩地落在藥水鋪對面的山坡上。

班長張金林同志，向我和劉江一擺手，喊道：“走，快捉飛賊去！”我們三人提着衝鋒槍就向山上跑去。

距離我們高射炮陣地很遠的藥水鋪上空，有七架野馬式敵機繞着山崗翻上翻下地兜圈子。那刺耳的嘯叫声，連續不斷地咕咕咕的扫射聲，隔不大工夫就響起來的炸彈爆裂聲，不時從那裡傳來。一想就會明白，敵機是在那裡虛張聲勢，保護他們跳傘的駕駛員，等他們的直升飛機來搭救呢。

我們跑得呼呼喘氣，班長還催促說：“快跑！快跑！”

到了山根，我們就鑽进树林里搜索起来。但在山上山下搜了好几遍，也沒找到美国飞贼。奇怪！眼瞅着他落在这儿，怎么没有了？班長判断說：“沒錯，一定在这里！要不敌机在这里瞎轉什么？高射炮手們能把敌机击落，咱們就不能把它的駕駛員放走！再搜！”

这时，一只黑老鴟似的直升飞机，甕里甕声地飞来了。班長又喊：“快！动作要快！到手的东西，不能讓它給搶走。”正在焦急地搜索着，忽听山坡背后尖厉地嚎叫一声，活象半夜三更黃鼠狼咬鷄似的，声音非常难听。刘江笑眯眯地貼着我的耳朵說：“听！这家伙正跟飞机联络呢！”

我們順着声音，往山坡背后猛跑。但見有三架野馬式正圍着直升飞机轉圈圈，其余四架繞着山根拚命扫射和投彈。我們站在山头上，兩只耳朵震的翁翁叫。我跟刘江說：“这就是美国的現代化！它們好象知道它們的飞机不中用，恐怕讓咱們的高射炮打下来，預先就准备好了‘接駕’的直升飞机。”刘江說：“协同动作也还不错哩！这里駕駛員一跳傘，那边直升飞机就来了，怪有經驗似的。”班長接过来來說：“这回看看它們的經驗还灵不灵！”

我們跑到山頂，向下一看，嗬！跳傘的那家伙，正站在山半腰的一个土坎上，用手划着十字，嘴对着联络器嗷嗷直喊。刘江推了我一下說：“你看！他还禱告上帝呢？”班長說：“恐怕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我們分了一下工：
刘江監視直升飞机，我
跟班長从树林里插下去。
那家伙光顧喊直升飞机，
那里顧得上看我們；我們
嗖嗖几步跑到他跟前，班長
一脚踢掉他手里的聯絡器，枪口
就堵在他胸口上。我喊了
一声“投降”，他楞了一下，就哆哆嗦嗦地把
两只胳膊举过头顶，噗通一声跪下了。班長摆
手讓他起来，他却象稀泥一样灘在地
上，爬不起来。就在剛才，他还

杀气腾腾地轟炸朝鮮的乡村，現在却裝出这么一付可憐相，
到舞台上当个演員倒不錯。班長严厉地向他喊了一声：
“走！”他还翻翻眼皮望着直升飞机呢。

忽听山头上响起了一排子彈射击声，原来是刘江向快
落下来的直升飞机开了火。那直升飞机摆了兩摆，哀鳴了
一声，就慢腾腾地鑽入了高空。我們大声喊道：“不給你开



任之玉插图

收条啦！回去給艾森豪威尔报个信，就說我們收到駕駛員一名。”

“老病号”的“胜利”

高射炮兵觀測員 刘华飞

我和尹国祥帶着火柴來到假陣地。假陣地上的四門木头炮，伸長脖子象在射击。伪装好的假工事，跟真工事一模一样，如果你不仔細去瞅，就看不出是假的来。我倆准备好了干草和树枝，就坐在“炮”底下，等着我們的“主顧”。

不一会，“主顧”飛来了，是一架“老病号”①，大概是飞了一天也沒找到目标，哼哼唧唧地哭叫着。尹国祥說：“到时候了，把目标告訴它吧，省得讓它穷叫。”我說：“先別急，讓人家熟习熟习地形好打仗啊！”我倆每人掌握了兩門“炮”，把木柴树枝又堆在炮架下边，看着“老病号”在天空轉圈子。

“老病号”轉了十来分鐘，找不到目标，就不耐煩啦。眼看撅起屁股要飞走。我倆立刻把木柴点着，就跑到坑道口上来看热闹。燃着的木柴被风一吹，冒起一股青烟，真象打

① “老病号”是敌人的炮兵校正机，因为它飞行的时候，发出象病人一样“哼哼唧唧”的声音，所以我军战士叫它“老病号”。

炮时的瓦斯烟一样。这下“老病号”可发现目标啦，一头扎下来，围着山头转圈圈。因为我们的高射炮没理它，它就明目张胆的越飞越低，想看个仔细。只转了几圈，它就象得了宝似地照直飞上去，在假阵地空，呜呜两声怪叫，接着炮弹就嗖嗖地飞过来了，一排紧接一排，一刹那，把假阵地给炸的乌烟瘴气，“炮”给炸飞啦，伪装工事给炸塌啦。尹国祥朝着“老病号”就喊起来：“好好报信，将来有赏，我们欢迎，多打几炮。”

“老病号”在天空显出了“胜利”的姿态：摇头摆尾，飘飘悠悠，忽上忽下，忽快忽慢，一个劲地吼叫。气的尹国祥又罵起来了：“咱们的炮怎么还不打？快把这不知死活的家伙揍下来算了！”我笑着說：“你慌啥！现在不打，是因为时间不到，时间一到，自然就请它下来啦！”

敌人的炮，接着“老病号”的指挥：紧一阵，松一阵，左面排一会，右面又轟一阵，整整打了有半个小时，才渐渐地停止了。硝烟一散，“老病号”大模大样，得意洋洋地飞下来，清查“战果”。刚往下一沉，咚咚咚一陣轟响，咱们的高射炮就把它包围住了。“老病号”赶紧就往上起飞，但那里飞得起呢，一只翅膀早被打掉啦，飞没飞上去，倒是栽下来了。尹国祥高兴地喊着：“老病号，真有功，费了炮弹丧了命！欢迎！欢迎！”

一定飞回去

空軍飛行員 鄭友奎

1952年12月17日，我們起飞去攔截敵人F—86
機羣。

我們中隊是擔任攻擊任務的，發現敵機後，就馬上左轉
彎開始攻擊。我正掩護長機追擊敵機時，發覺有個敵機在我
長機後面偷偷上來，距離已經很近了，這時我的長機正在
右轉彎追趕前面的敵人，這樣一來，便會被偷襲來的敵機，
“切半徑”咬上。我一面用無線電通知長機不要右轉，一面
採取動作，馬上左轉彎，準備先和敵機打對頭，這個膽怯的
敵機見我扭轉了頭，它就顧不得向我的長機襲擊，轉回去向
下增速逃跑。那時我真有點眼紅，心想：“你現在倒想跑啦！
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敵機盤旋向下，我也緊跟着盤旋向下
追去。

不料，我這一追，引來了好几架敵機，餓狼一樣照直向
我撲來。我突然作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咬上了其中一
架，距離很近，座倉里面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可是由於這個
彎兒轉的太猛，瞄準具的活動光網看不清了，在我調整光網
時，這飛機一推機頭，就想從我機頭下面溜跑，我那裏肯放，